

肖勤
著

尘世的灯

灯台
返魂香
我叫玛丽莲
少一截
陪着你长大
在重庆
艾蒿地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尘世间的
小小灯

肖勤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世间小小的灯 / 肖勤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5.5

ISBN 978-7-5329-5059-1

I . ① 尘… II . ① 肖… III . ① 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6785 号

尘世间小小的灯

肖 勤 著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	250002
网 址	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	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	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	72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
印 张	21.5
字 数	288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29-5059-1
定 价	3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执灯人

徐则臣

最早读到肖勤的作品是2009年，一篇名叫《上善》的中篇小说。小说角度独特，明里写两个女人的爱情，暗里写两个女人的友情和彼此的珍惜、原谅。真正的善，正如隐藏在她作品名背后的另外两个字“若水”，不见痕迹，却承载了人生诸多的沉重和隐痛。

之后，接二连三读到了她的诸多小说，与她身份不同的是，肖勤所有的小说均指向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事。这部小说集的名称，《尘世间小小的灯》，似乎更适宜散文的合集。之所以选这么一个名字，我想是缘于她的一点小小的阴谋——这样的书名，远比“高大上”的理性、高深、拟古的名字来得讨巧。读过集子所选之作，我接受了她的这个阴谋。肖勤不过是想把更多人的眼光吸引到她所书写的诸多个体上来——独守空巢的老人、留守的孩子、城市间孤独行走的某一个人，他们对命运无计可施，却依然怀有对未来的期冀和对他者的怜惜。这样的感觉有如冬天的阳光，即便暖不了身体，也暖了心。

肖勤写小说有强烈的地域意识，她不像一些作家，从乡村来却急于融入城市，张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死记硬背每一种红酒的来路。她决意往回走。作为一名贵州作家，她的作品保留了高山峻岭的苦涩与孤美。大娄山、织金洞，在重庆的青年打雷、喜欢返魂香的老季……她组建了一个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独特王国，那里山高水远、炊烟寥落、乡村寂寞，但桂花香浓、槐花洁白、爱恨交错。她写乡间的一壶桂花酒，写亲人坟前的一株野百合，

表示她毫不犹豫地爱着贫瘠的云贵高原所有的山峦与沟壑。这样毫不掩饰的率性使得她的作品既干脆利落，又妙趣横生。《在重庆》中，她提到了地方口语“害怕”：在贵州部分地区，“害怕”竟然是赞同或好的意思。她写到打雷问小快递面好不好吃，小快递说，害怕；又问够吃吧，还是答害怕。这样趣味十足的对白，让人生出许多快乐。她写“打雷喜欢听央央浓重的重庆口音，像秋千一样忽上忽下，又像歌儿似的尾音悠长，扯得人心尖尖都在跟着飞”。诸如此类的表达，使得常见的、沉重的城市打工题材显出青春的蓬勃与生机——肖勤总是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情感，而不是我们常见的模式。

在我们眼中，肖勤是个特别适合做行政的人，她情绪稳定，不闹妖，自控能力极强，责任心更不用说。这些优点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，四平八稳的、方块型的思维模式对于小说创作来讲是大忌。但是在我们的忧心中，肖勤却一年年安然地走了过来，顺得让我们有点莫名其妙，虽不是极致的好，却是异常的发挥稳定，仿佛她脑子里有个转换器，前一分钟还在跑工地检查水泥标号，后一分钟就能够坐到电脑旁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——完全是能逼得人精神分裂的节奏。

然而就是在这种让很多人疲惫不堪、顾此失彼的工作状态里，她接二连三地创作了一系列基层题材的作品，并将现实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忧思巧妙地融入小说。《返魂香》里，写了一个在政府办多年付出却不得晋升的副科级干部老季，这样的人物在小县城里比比皆是，要写出彩，实属难事。肖勤写老季第一次草拟的文件被主任改得只剩下几行，老季说，都没肉了，主任说，只要骨头。然而无论老季怎么努力地创造骨头，“抛开必然性，从概率学上来讲，老季的官运百分之七十来自于县长的需求，这就使老季的升迁充满了不确定性”。黄县长“急起来，打雷闪电是经常的事，可他对老季却一直很客气、很春天。在政府办，唯一从没被黄县长‘雷’过的人就是老季，人都说老季你命好，县长从来不雷你。老季总是尴尬地笑，心头空落落一大片，像一个坐在木板上在河中漂浮的人，没个抓牢处。老季明白，能让领导骂的人其实是领导觉得亲的人，县长从来不骂自己，说明他不把自己当他的亲信，县长越客气，自己就越没戏。”……肖勤冷

静地洞察世态，不媚俗跟风，而是写大众所看到的表象下深层次的官场，这与她自身的价值取向不无联系——相信善美，于冰凉处取暖。

在《我叫玛丽莲》中，肖勤大胆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描写了一个三陪女，她不辱没、不批判，艰难冷静地表达。而《陪着你长大》则以微凉的悲伤与温柔，写出了三代人之间相携相伴的爱与守望。她的作品写透了小人物的尴尬与辛酸，却更写出了小人物的坚韧与善良。肖勤把他们视为尘世间小小的灯，而她自己，是点灯或者执灯的人。她没有说明，但在其代表作《暖》的创作谈中曾经写到——“在创作中，我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弱势群体上——老人、儿童与妇女。因为我相信，哪怕是尘埃，也想有自己的飞翔。我唯一能做的，是把它高高举起，借风的力量，带它去阳光明媚的地方，让人们看到它、关注它。因为我一个人，无法给它整个世界的温度。”

综观收入这部小说集的所有作品，均是肖勤近年来在国家各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并被大量转载的小说，无论是重量还是厚度，都毋庸置疑。然而从城市创作和流行书写的角度看，肖勤的方向可能是“土”的或“旧”的，是无法取媚于市场的。但文学这个东西往往就是这样让人纠结，你要迎合市场，就会失去主张，要取媚于大众，就会丢掉方向。对肖勤来说，举起尘埃也好，执起小小的灯也罢，她自有其方向和主张——我想，这正是肖勤小说的价值之所在，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。

徐则臣，中国著名作家，著有《耶路撒冷》《夜火车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居延》《古斯特城堡》《通往乌托邦的旅程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。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，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（IWP）。部分作品被译成德、韩、英、荷、日、意、法、西、俄、蒙、西等语。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被《亚洲周刊》评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第一名。



目 录

执灯人 徐则臣 1

灯台 1

返魂香 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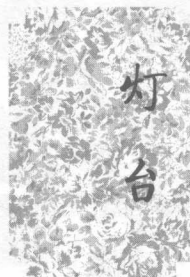
我叫玛丽莲 111

少一截 167

陪着你长大 199

在重庆 261

艾蒿地 301





灯台的目标出现了。

老慢和往常一样，七点半，慢吞吞走进办公室，进了办公室的第一眼，也还是瞟向灯台的办公桌。那眼神从老慢的眼皮下漫不经心地飘过来，像一丝微风，除非用心，一般觉察不到。

单位里，灯台和老慢算是三朝元老，且都是副处，在这个处处暗战的年代，性别特征在副处级这个区域很明显地消失了。灯台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没再穿过长裙，但灯台喜欢买长裙，衣橱里挂了一大堆。今年流行波西米亚风，街上到处是细腰长裙地飘着的女孩子和女人。说飘，是因为那雪纺的柔美，将女性走路的婀娜衬托到极致，偏偏又全是花团锦簇的图案打底，让灯台看了眼馋得厉害。

昨天灯台忍不住买了一条蓝底繁花的长裙，回到家里穿给自己看。雪纺偶尔贴在腿上，像情人的手指轻轻拂过——情人的手指，这个比喻，应该是贴切的吧？灯台在卫生间刷完牙，对着镜子温柔地看自己。

三十三岁的灯台，偏瘦，卷发齐肩，穿着吊带长裙的模样还挺不错。

白伟的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漂亮、很性感？书上说，四十岁的男人，喜欢风尘。

风尘两个字真毒，把女人的美、性感，还有媚，都包罗其中了。灯台恰恰不是这样的女人，灯台是棵树，不依靠别人、自己生长的树。从小，在孟家，哥哥姐姐们都爱凑在一起疯，唯有灯台一个人，做她自己的事情。

关于那个女人，以灯台的社会能量，稍加用心，找到她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包括电话号码、家庭关系、工作简历、三代以内的血亲。

但灯台一直没有这么做。没有做的原因很多，不屑是一方面，更多的是羞耻，那个藏在白伟后头的女人不觉得羞耻，灯台却觉得羞耻，甚至害怕。灯台自知自己智商没问题，但情商不过关，从小到大，家里一旦遇上情感碰撞之类的状况，灯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藏起来。母亲呵斥父亲时、

嫂子冲哥哥撒泼时、姐姐恋爱被甩时……灯台一概跑到小姨家，拼命弹琴。除了弹琴，灯台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

现在的灯台也不知所措，白伟的态度很明确——不过了。

她有什么好？灯台问。必须问，她得知道，如果自己是五十九分，那个女人该是多少分。

没什么好。白伟说，没有你漂亮，没有你高，没有你能力强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。

你疯了。灯台讽刺白伟。

在你看来是如此，在我看来未必。白伟轻笑，仿佛眼前的女人和她的嘲笑根本不值一提。

说说看。灯台在白伟对面坐下来，抱起胳膊。

她说话不像你这样硬，她会很软；她从不坐在我对面，而是靠在我身边；她和我说话从来不抱胳膊，而是托着腮。白伟口里说着，眼底拂过一丝温柔。够了吗？

灯台尴尬地放开胳膊，一丝受伤而惶然的表情浮起在脸上。灯台把脸别到一边，不想让白伟看到。好吧，说重点，你想怎么办？

第一，我想有个孩子；第二，我想跟一个知冷知暖的女人生一个暖和的孩子。

暖和的孩子？

灯台不太懂，孩子是父母的血和肉，哪个孩子不是暖和的？

我是说，心，为人父母者孕育他的心。白伟瞟了灯台一眼说，你不会明白的，所以，对不起。白伟站起身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只说一次对不起！

面对一场毫无愧疚的背叛，灯台懵了，不但没有与那个女人对质的气概，更怕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像许多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跟自己谈判，对自己说，其实你老公早就不爱你了，或者说，我有了我们的孩子……

灯台和白伟没有孩子。以前是不想要，而将来是不会有。

独自吃过晚饭，灯台穿着妩媚的长裙坐在阳台找星座。很多年来，灯台已经养成了一个人在阳台上看星星的习惯。

星星从稀疏到稠密，又从稠密到冷清。

白伟终于回来了，喝水的时候，扭头看了灯台一眼，却无视那一身孤独繁华，犹自退到卧室，也不洗漱，睡了。

灯台跟进屋，看到仰睡的白伟脖根处新添的吻痕，胸口一阵紧过一阵窒息般痛，喉间却发出一串古怪的笑声——那是怎样一个古怪野性的女人，动不动拿白伟当骨头啃？

白伟睁开眼，平静地仰视灯台，眼神陌生。

爱情原来是这样，它温柔地来，却残酷地走，一个转身，枕边人就变成了比陌生人更陌生的人。

我累了。白伟翻了个身，淡淡地说，麻烦你关上灯。

有薄荷的香味从白伟唇齿之间以分子或更细小的成分溢出来，漫在空气里，灯台知道，白伟和那个女人恩爱过了。九年来，白伟每次都要先用薄荷味牙膏刷牙后才肯恩爱。

灯台淡淡点头，关了灯，傲然走出了房间。

二

把老慢当目标，是在昨夜入睡前想到的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有什么不可以？灯台任性地想着，脑海里那片白伟脖子上的玫瑰花瓣就飞了，飘到了老慢的脖子上。

老慢的脖子上也有过。那次去苏州出差，灯台取笑老慢说，老夫老妻二十年了，临别还急雨惊雷？

老慢尴尬地系上衬衣领口的扣子，嘟哝，昨天她非要我给她在苏州买丝巾，我才说句丝巾哪儿没有啊，好家伙，就一口！

那明天还是省半天时间买去吧，不然，回家你还得受一口，没准咬在血管上，吸干你。灯台做了一个吸血鬼的动作，吓唬老慢。

老慢突然愣了，若有所思地问灯台，今年三十几了？三十三。灯台说，保密啊哥们，美女不问芳龄的。

我以为你七十三了。老慢打击灯台。单位里的那些小青年，都叫你马列主义老太太，你知道吗？

随便。灯台心底凄凉，嘴上却是硬的。

像现在这样，老慢龇牙咧嘴学着灯台刚刚扮吸血鬼的样子，这样是十三。

你才十三，你十三点！灯台乐了。

第二天，两人去丝绸店，迎面就见一条湖水蓝的真丝裙，灯台想也不想，迫不及待掏钱买下。

老慢笑，懒洋洋地提醒她，很透哦。

灯台说，又不穿，挂着看，不怕。这话听着有点神经。

老慢却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灯台，半开玩笑地说，下辈子别往男人堆里扎了，不如嫁个有钱人，天天纸醉金迷。

灯台听着老慢这句玩笑，心底某个地方咯噔一下碎掉了。

那年六岁吧，灯台在家里拿着纱巾做水袖，站在床上舞来舞去，姐姐水墨则用纱巾笼着脸，学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王妃。

母亲从学校下课回家，不训水墨，独独伸手去扯灯台的水袖，差点让灯台从床上跌下来。

人不做，做妖精！母亲冷着脸说。

小小年纪，也是懂得话语轻重的。灯台暗自伤心，退到书桌旁，安静看书，从此渐渐察觉，家里三个哥哥姐姐的疯闹不会影响到家里的气氛，唯独自己稍有造次，母亲不是火冒三丈，就是一脸黑云。

老慢，别老拿刀子割人的心，会死人的。灯台呻吟。

我这刀是慢刀，割不进孟处长如钢似铁的心，顶多让你痒痒。老慢笑。

白伟和老慢是除了亲人以外，一直在灯台左右的两个男人，两人像一对极其般配的参照物，一个快，一个慢。白伟是快的那个，十来年间，很快追求灯台，很快求婚，很快辞职，很快办公司，很快破产，很快买基金，很快赚钱，很快又注册公司。现在，白伟又很快地移情别恋。

老慢则是慢的那个，慢到灯台从科员追上副科，又从副科追上他，变成平级。变成平级后，老慢才开始真正显露对灯台的关照——男人都要练成钢筋铁骨才杀得过去，你悠着点，扛不过就不扛。

日子是面青铜的古镜，经过数千个白天黑夜的擦拭后，才露出它真实的面孔，才让灯台看透亮——老慢的稳和慢，其实才是真功夫。单位那么多领导如惊鸿掠过，老慢在自己那片天空下，永远是闲庭信步，一天天，老的人更老，年轻人变老，老慢却不老。灯台差他九岁，现在看上去，却像只差三两岁。

这让灯台很不舒服，她很正式地警告过老慢，要老实地变老，不要学谭咏麟。

你这个人，硬石头下，蛮有点意思。老慢不理睬她的警告，用审视的、剖丝解络的目光看灯台。

三

因为心怀鬼胎，灯台特意回看了老慢一眼，这一看脸就有点红了。

灯台今天要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，她要勾引老慢。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，灯台就把身边的男性仔仔细细地过滤了一遍，最后发现过滤这个方案并不适合自己。过滤，是指百中千中万中挑一，而自己，基本上只老慢一个稍稍靠谱的人选，根本没得“滤”——副厅长们的主意灯台不敢打，也打不起，都徐娘了，一没那个胆儿，二没那个本儿，三丢不了那个人。

主意定下来后，灯台的牙也刷完了，看看镜子前的另一个口杯和牙刷，思忖片刻，索性拿起那把牙刷很悠闲地刷了一遍马桶。

如果那个女人知道她吻的这个男人是一个抽水马桶，会不会吐？灯台激动地联想着，带着跳跃的节奏走下楼，在出楼门那一瞬间才把自己恢复成中规中矩的模样。

勾引这种事情，让一个天天在文件堆里熏陶的女人来做，说容易也容易。

易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

厅里的人，一向不把倔强的灯台当女人看待。前两年，灯台做了副处长，负责全厅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索性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女人了。

这样的基础，要想勾引一个“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”的男人，有点难。

无论怎样，也要试试，灯台豁出去了，心头堵着一团硬邦邦酸涩涩的气结。这个世界，男人可以有外遇，女人也可以有外遇。

现在，老慢到办公室了。离上班签到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这半个小时里，灯台不担心有人会闯进办公室来。

第一句话，要说，你今天看起来不错。灯台迎上去，在心里提醒自己。

老慢却先自嘻嘻笑起来，上下打量灯台。灯台有点懵了，忘记台词，问，怎么了？

你的……老慢捂住嘴，却忍不住笑意。你今天早上怎么了？看看你的衣服。

灯台低头看了看，才发现自己的黑色蕾丝上衣穿反了！灯台窘得不行，脸唰地红了，僵硬地杵在老慢面前，藏了半个多月的委屈像潮水似的奔涌而出。

旧时光像老电影一样回放——十六岁的灯台打扮了整整一下午，就为了参加学校最有名的篮球队队长的生日聚会。当她终于鼓起勇气站到帅气的队长面前送礼物时，队长却笑起来，伸出手来从灯台的下巴上抹下一粒米饭，说留着晚上吃啊？整个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，那个喜欢队长的高三女生更是笑得厉害。灯台又羞又窘，全身发烫，像燃烧的炭一样。那个夜晚，灯台的腿一直在可怜地颤抖，因为腿想离开，想逃跑，但十六岁的自尊不让它跑，它就那样一直可怜地颤抖着、扛着，直到聚会结束。

现在，三十三岁的孟灯台孟副处长就像当年那个可怜兮兮的姑娘，手足无措地站在老慢面前。

可老慢还在笑。灯台羞恼之极，举手就甩了老慢一耳光，打得老慢整个人呆了。

打了老慢，灯台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索性一头扎进老慢怀里哭起来。

老慢吓坏了，这么个钢铁战士、坚强的女战士孟副处长孟灯台同志扑

在自己怀里哭得梨花带雨，莫非是家里死了谁？老慢急了，半推半抱把灯台撵进自己的办公室，关上门问，怎么了怎么了？

灯台不回答，使劲抽着，抽得细脖子像根绳似的，抬眼看老慢，一脸的伤心样儿，下嘴唇因为忍着哭声，抖个没完。

老慢担忧起来，打了十多年交道，从没和灯台如此亲密接触过，也没见灯台哭过。

女人的泪总是会让男人生起侠肝义胆，更会让男人生出侠骨柔肠。老慢担忧地看灯台，看着看着眼神就变了，有一缕细小的蓝色火苗在他眼睛里面隐约燃烧。老慢有一双与常人不太一样的眼睛，瞳孔偏蓝，比湖水深，比黑色浅。老慢低下头，开始用手去抚摸灯台的脸。

灯台哆嗦得更厉害了，有些委屈，也很得意。灯台迅速抬起脸，把自己的唇印在老慢右脸上。

然后，灯台轻声嗔怪说，背过去。

老慢愕然，摸不着头脑地啊了一声。

背过去。灯台脸红了。我要换衣服，反了。

老慢又啊了一声，动作迟缓地转过身。

灯台飞快地脱下上衣，又穿上，边穿边偷眼瞟老慢，好家伙，居然一直老老实实背对着她，一动不动。灯台有点失望，自己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，腰是很细的，其他也……蛮好，老慢若是扫到一眼，会惊到的。

怎么偏偏不看呢？这个榆木疙瘩！

失望的灯台拍拍老慢的肩膀，说，好了。

老慢这才回过身，面色尴尬地笑笑。女色狼啊今天。

女色狼？灯台觉得这个称呼很好。白伟狼了那么久，自己才狼一下而已。

各自平静了十来秒钟，老慢才恢复正常，像平时那样拍拍灯台的肩膀，调侃道，脸红了？嘿嘿，蛮有意思。

蛮有意思，蛮有意思，除了这句蛮有意思，你还会不会说话？灯台暗自咬牙，气恼不已。

单单我有意思，又有什么意思。灯台进出一句。

老慢愕然，用研究的目光看了灯台半天，终于，严肃地问，孟灯台，怎么了？

灯台赌气地坐在老慢桌子上，顺手一扒拉，把桌上一大堆文件稀里哗啦抹到了地上。

早晨的阳光牛乳一样流淌在地上，淹没那一堆堆红红蓝蓝的文件夹。老慢用深蓝色的眼睛看着毫无道理可讲的灯台，用原谅一个犯错孩子的语气说，下次不许这样了，晚上一起吃顿饭，你给我老实汇报。

干吗听你的？出去！灯台仍在生气，白了老慢一眼。

老慢走了两步，回过神来，左手指灯台，右手指门说，你出去——这是我办公室。

灯台恍悟过来，羞愧难当，一把揪开老慢，摔门而去。

四

九点多钟，关上自己办公室门苦思离婚协议的灯台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说小姨父最近喘得像头老牛，两个多月了。

你陪你姨父去省医看看，看看肺上有啥问题。他预定了明天去丽江的机票，明天得赶飞机。

省医？！

灯台头大了，这些年到省医看病可不是有钱就能看得上的，想一天看完病，简直是奇迹。挂号要排队，看病要排队，拍片要排队，付款要排队，化验要排队……总之，省医最壮观的风景是排队的长龙，火车站的长龙是春运期间才有，但省医的长龙是天天有。灯台自己看个牙，都是两天才看出来的。说起来郁闷，排队花了若干个小时，医生看牙却只花了半分钟，灯台觉得划不来，屁股黏在凳子上不走，还想说说其他几颗牙的问题，医生却面无表情地喊，下一位。

何况，今天下午灯台有约会，一场带着阴谋的约会。这是大事，灯台活了三十九年，今天刚变成女妖精，还没成形，父亲就让她重返烟火人间，